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用兵（戈戟之屬）土國（土功國中）城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朱熹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兵端矢鋒）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竝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

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為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況征伐大事又烏可咈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鑿墻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

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産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

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厚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為邊鄙之戍沙漠沍寒之塞炎蒸瘴癘之鄉一籍邊閫永無可歸之期則人

之愁怨無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恆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時其歸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賞則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禍起于龐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尚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晚也）止靡（無也）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啟（跪也）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蒲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雪甚貌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詳見眞氏前書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歳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

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懐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子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詩眞氏已載其全篇於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條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

身之疾疢焉者而臣於此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懐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斯二言也眞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誠知軍旅爲毒民之具凡有興舉皆爲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爲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勞苦之狀䘏其飢寒之苦憐其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爲上所知有所效力則不爲人

所掩如此則彼雖勞也而忘其為勞雖憂也而忘其為憂而一於敵君王之愾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熹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陵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曰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亦行也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㮨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

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曽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臣按先儒謂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

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
之煩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
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以降為國
風也噫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閒之燕試
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味焉其尚日思所以
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於天
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甚至
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

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
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
生不夷平也靡國不泯滅也民靡有黎黑也具俱也禍以燼灰燼於
乎有哀國步運也斯頻急蹙也
朱熹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
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

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蔑滅也資咨也將養也疑定也競爭也厲怨也梗病也

朱熹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

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慇慇念我土宇鄉也我生不辰時也逢天僤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見也痻病也孔棘急也我圉邊也

輔廣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使其厲

階不生國步不頻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黎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頞以相哀相怨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

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於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莫不止於

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笞肉棰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贊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

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擕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邉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

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

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

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
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
等豐約相形膈絶斯甚

臣按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事弊而於征行之勞櫌
邊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
日事如身親履其地而目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
啼怨恨阽於死亡欲求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
所以為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必

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決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為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凡贄所言皆當恆寫一通置之座隅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恆接乎目每動於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臣按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爭天

下致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傳於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攀鱗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為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卹人之身非徒卹其生而必卹其死也繼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尚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

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薫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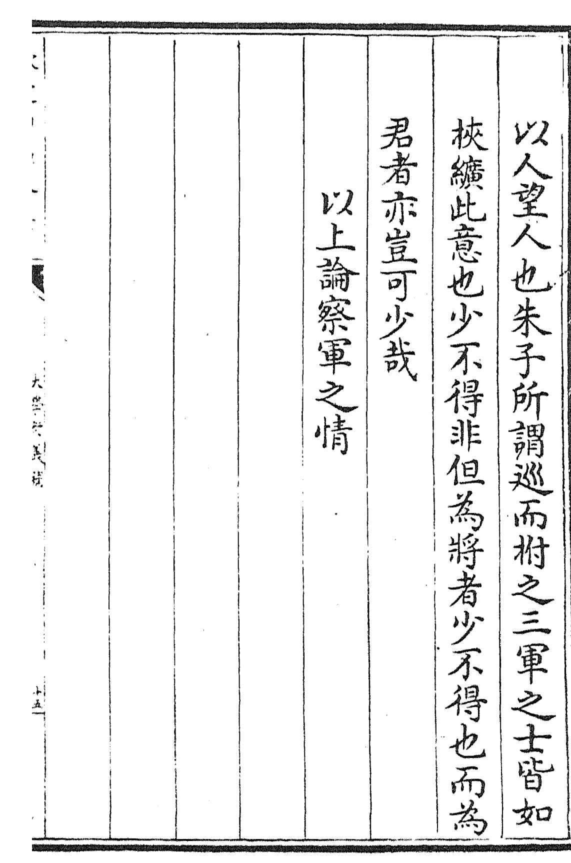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

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於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朱熹曰巡三軍拊（撫也）而勉（慰也）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此語出左傳）此意也少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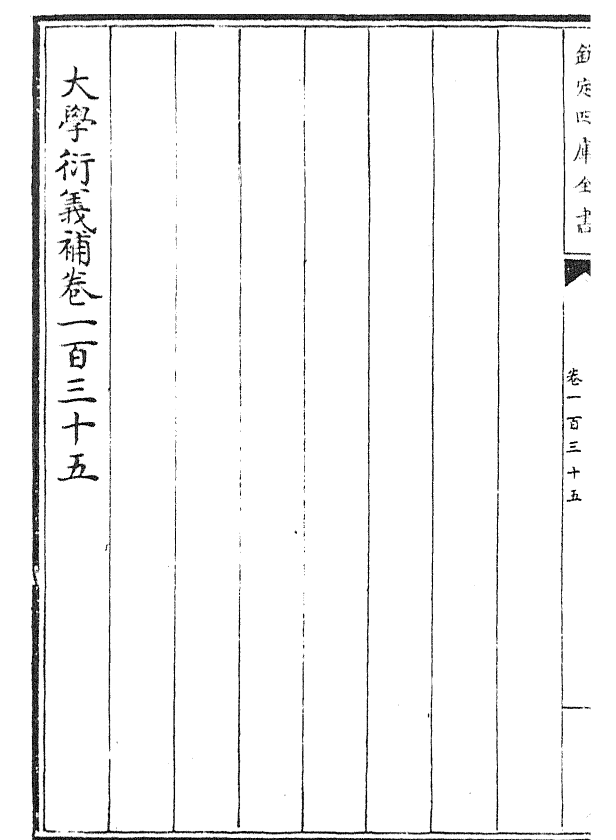
臣按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體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初無以

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四塞之地
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孜孜然念之
於心恆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間邊塞之境恆
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功而無不知有屈
而無不伸則凡為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盡其
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
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居人
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所謂



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為將者少不得也而為君者亦豈可少哉

以上論察軍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上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追寇博盗賊之事以施刑罰

慶賞

鄭氏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偦伺盜賊之事可見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聖人為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

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於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博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偦伺之廢事者則士師施之以刑罰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慶賞後世於里巷設為火鋪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

於此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鄭氏曰邦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為逆亂邦諜為異國反間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橋邦令稱詐以有為者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王昭禹曰為邦朋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造訛言

以惑衆也

臣按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國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大事所以係安危治亂者非但鄉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橋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竊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為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為邦誣者訛言以惑衆為邦賊者構逆以

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而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糵者豈不豫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鄭氏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

責沒入也

吳澂曰買而揭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臣桉司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循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屬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與柝同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氏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

蕃蔽相翔猶昌翔覯伺者也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

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遠讋於萬里之外九夷八蠻無不歸仰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公行以刼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為小事故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

臣請嚴勅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

有盜賊刼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後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為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即擂鼓舉煙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氷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次遞送至交

換處遇有回車仍令順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患商宦無畏途之憂四方之人經歷艱險至於近郊舉首仰望九重宫殿於紅雲紫霧之中即有登仙之樂矣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鄭氏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禦晨行者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

三黜放人行即此意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城內互㯳者與其國粥謂宿衛養也謂羨卒而比其追胥為逐寇讀伺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察也

鄭氏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惑衆也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皆恐有姦非則

令各守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幾察也

劉彝曰掌比國中宿互㯓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㯓謂擊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也國之羡卒使之什伍以追胥擒捕冦賊獲多者賞之否則罰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畿内則有野廬氏城内則有脩閭氏是以都城内外姦無所容閭里之間蔪然以齊門巷之列肅然以寧雖有不逞之

姦無由而起猝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而不至於猖肆也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國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衛於王城之中以為追逐胥伺之備各於閭巷之間設為互以斷行即令鹿角之類設為欜以傳更即令木柝之屬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趨於晦㝠之時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知夫早晩之候蓋冦盜之興皆於夜静人息之時而官府特於閭巷之間存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為

姦盜之防此古昔盛時非獨海宇之内無有大姦大寇而於閭里門巷之中雖胠篋穴墉之小盜亦無有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絶之於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著也

國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傍各爲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爲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廵徼京城内外即周官脩閭氏之職也又於各坊里巷立爲火鋪支更守夜其與脩閭氏所謂互櫟追胥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廵徼有攸司則追胥之責有歸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㨿勝國之舊街坊里

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猝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無事之先而豫為有事之備請復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為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祖宗之意以為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衆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單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

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衆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令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緊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

之彷彿也又京城内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鋪更夫倍之大鋪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樁二四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横絙以絶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面闌出及擅開者坐以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其小者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過數處

做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做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於見操官軍内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關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横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實大為國遠慮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見馬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磐石之宗泰山而四維之者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墜理而杞人憂之憂之誠愚也然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於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

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

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

尹焞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於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荅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

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况天子之為天下乎伏見熙寧臣僚有奏請别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

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純朴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朴以為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則民皆化於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

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藕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

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蘇轍謂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為亂哉臣竊以為亂與盜皆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盜之起始於里閭積而至於為大盜則亂天下矣是以古之聖王必制民恒產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教以禮義使

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有所養而不敢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則里社之閭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為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

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為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臣按盜賊之起蓋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來所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無以為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尋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勝廣之

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後天下愁怨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能補救況又自蔽其耳目哉盜已衆矣而猶稱無盜臣下有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以過於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

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巳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為以民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為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為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國家不幸而有盜賊之起則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禍起於朝廷

則反已自責去其弊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自而
誅逐其人若但出於姦民則必急勦絶之痛懲以
警衆使毋至於滋蔓也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乎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竝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
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
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鐮也）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蓄養民有帶持刀

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為良民也於此一事可見宣帝𨚫心民瘼雖以一遐遠之郡二千石之吏

猶拳拳如此蓋欲無負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傳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愛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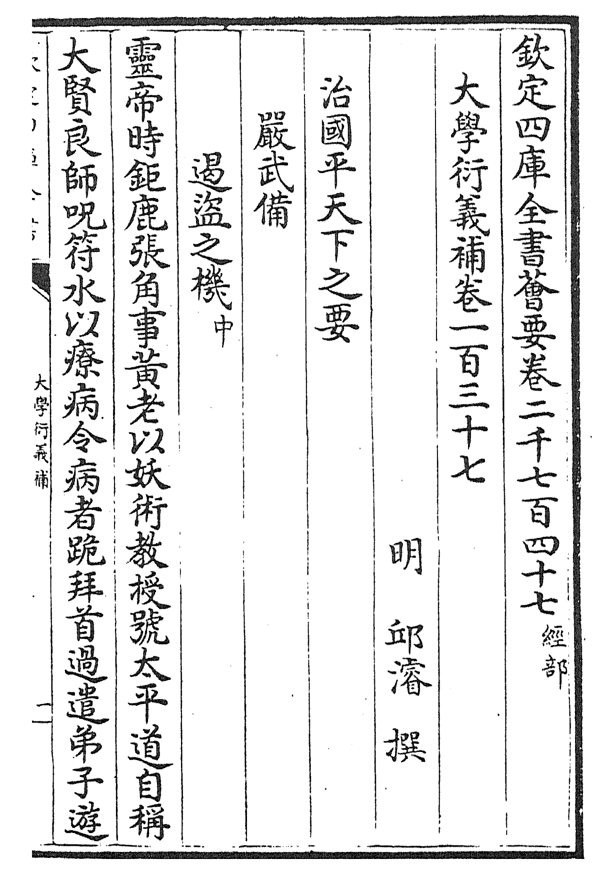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懈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當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

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緊劇難處之事委以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小人然非有智術者亦不能以聚衆也所以敢於犯天誅而為滅族之舉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自恃其能而謂人皆不已若也而一聞有智術出其右者其氣自餒而從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以上論遏盜之機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中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黄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

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
楊兖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
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别流民護歸本郡以
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
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
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
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官署門及州郡官
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

常侍（內官也）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為幟所在燔刼長史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之者八州內而宮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

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于符水呪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徒不禁絶之而又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為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衆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于大亂也有志于防亂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靈帝以黄巾日盛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

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諝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為不軌

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為亂者哉是知為治之急務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為鑒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

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臣按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雋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寇以為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

選賈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

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

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

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

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

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

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爲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産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于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于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

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勢雖有内外遠近而聖人一視以同仁初無内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曉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

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為盜為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為國計不為地方計而專為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于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葢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

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為三等清官吏

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時以盜賊滋發之故征討不息遂至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斂之法議者歸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誠是也今宜為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羣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

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榖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值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

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鄃人張金稱脩人高士達皆聚衆為亂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所謂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斂之無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亂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蔭而有

令日貴賤不同而好生惡死則同好逸惡勞則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使吾父母凍餒必欲竭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為亂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樂乎不安不樂則吾不能以不操心縱假勢力以平之則所損亦多矣況未必能平乎古語有言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則為天子失乎民心則為獨夫得民

心之道無他惜民財愛民力而已民之財恆自足民之力恆有餘則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壽國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彦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龎勛為主刧

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徐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絶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

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彦曾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為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




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歛財之方必又多歧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患而不知患生於無備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後世人主宜鑒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用以足國之

用明約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馴致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寃朐人黄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

芝俱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為民其秀而黠者為

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資所生者則同也是以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斂之政不行士有士之業民有民之産有以自生故視死爲重不敢輕其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盜賊不興禍亂不作當唐之世使黄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無禁則巢必終身業之鹽雖有禁而無大罪巢必不改業而爲盜矣使當時民生有恒業官司無厚斂而民皆有仰事

俯首之資巢雖爲盜不過爲椎埋刼掠之雄爾豈能旬月之間衆至數萬而横行於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闕乎是故明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一不盡利以遺民

廣明元年黄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

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箐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
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絶糧士莫有鬬志巢至舉聲大
呼聲振河華士卒飢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
稱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黄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尚
何以為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至數
十萬而堂堂朝庭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百可以

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
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車所
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
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朞矣帝雖不之悟而
文武羣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
北司之門縱不為國計獨不為身家計乎盍思曰
賊若入關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
安能禦寇縱使有人又於何處得軍餉乎賊至潼

闕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隨行

而家屬將置於何所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

必反思於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

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於此無可奈何之地

則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樂矣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歴縣鎮詗事所

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宏讓

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羣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宏讓

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卭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宏讓之寃遂大駡楊遷去而發憤為盜驅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横行卭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吏將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産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脱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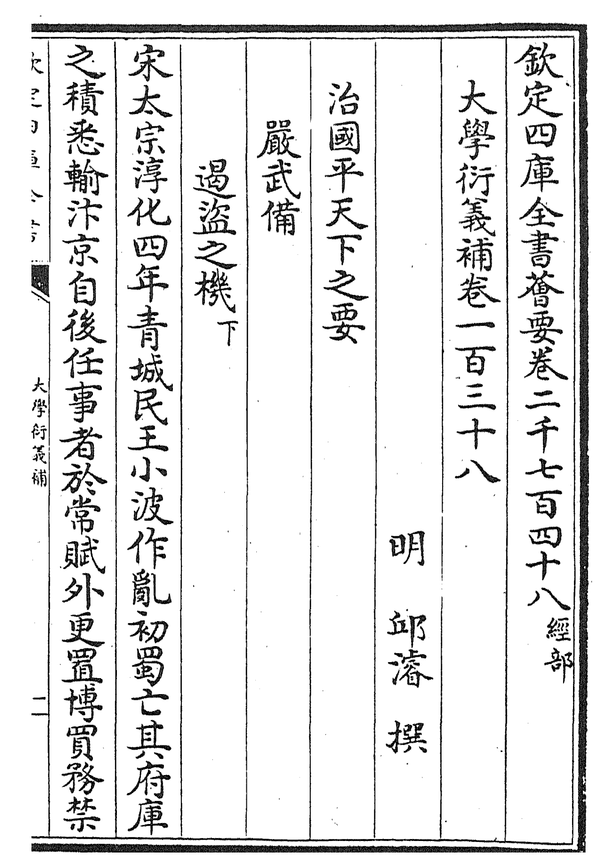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為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

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

盜視之然後命盜于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産之半給之為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為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析之

以上論遏盜之機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

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

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旴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均僭號大蜀改

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旴興劉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狃於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擬為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上

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泃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蓋秉彛好德之性好善惡惡之心人人有之誰肯甘於為非為惡哉由乎上

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習知其然故亦自棄其身於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嗚呼為人上者寄斯民於守牧烏可專委桂後惠文冠峩峩武弁者哉

仁宗慶歷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隷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

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刼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

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脩善事扇惑民人為首者絞為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聖祖制法之初其為慮一何遠也然欲禁絶其源當自京師首善地始宜勑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以救病報事為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報官究治驅遣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為之

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異書者皆許赴官受直三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亂之一術也

歐陽脩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

臣按除盜之法最不可緩緩則賊勢日大徒侶日

多往往貽他日之悔脩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龔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

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為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王者之用人如

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顧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揚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

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

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魯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

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横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

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覲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蹄踊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

千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横之間無不可者椎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臣按富蘇二臣所見略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為人所刼制者心無定志為

利而動既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智足以設謀其縱横詭秘機略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茍非有以平時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則彼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為强敵效力其為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别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

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顓顓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勑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

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為都司衛所幕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衆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為將帥以為方面異日為國立功名安社稷亦未必不頼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黄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為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黄師宓必不主儂氏

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來累有羣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甲仗等庫刼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刼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淩侮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刼財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隨矣恣行刼殺使人震恐則小大脅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

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脅從也若諸處覬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為寒心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縶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為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闕移為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為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為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

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聮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闗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刼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

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于其極四海塗炭
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
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羣盜剽刼淮南將過高
郵知軍鼂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
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盜事聞富弼
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為弼之欲誅法
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
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

罪矣若無城郭可為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為之牧而不為之閑校使為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為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

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廵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僱工以次第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為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陿而民少不可為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為

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
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
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時為寇所攻刧
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
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為國
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
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缾竭

則纍恥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

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欙木砲石戰守之具以為城相
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
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
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
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
人以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
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
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為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為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為帝鄉興王之地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

護漕運一以屏蔽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絶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幇源諸峒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

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臠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生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為也然人各

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於死之中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朧之反見官吏即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復之無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巳私以害民而受其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巳而逭一

時之責以為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臣按自古盜賊為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在

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盡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蓋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於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繫焉是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黄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為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毋蹈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於無可柰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羅特穆爾討之十二年復叛殺台哈布哈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特埒特穆爾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叅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説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

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紛然相傚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

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絶其萌使毋致於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

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皐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

耗軍伍空缺稍欲編民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變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敢啟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即成千萬是何公為之甚難而私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論遏盜之機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